

马上评

让戏曲“回娘家”

这些年,戏曲艺术总是戴着一顶“高帽子”,被叫作“高雅艺术”。高雅当然是好词儿,但是戴上了“高雅艺术”帽子的戏曲渐渐与普通民众疏远了,却是一个让人忧心的现象。好在这种现象正在改变,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呼吁让戏曲回归民间,上海戏曲艺术中心这两年组织艺术家下基层演出,正是一种尝试。

戏曲源自民间,原本是百姓都喜爱的一种大众艺术,要让戏曲回归民间,重获普通民众的喜爱至关重要。上海戏曲中心去年起

开始组织获奖艺术家下基层,今年这次苏浙皖之行的演员阵容,更是让人心动,这样的组合在上海的舞台也不常见,各剧团的主力阵容几乎被“一网打尽”。看似“浪费”的阵容,其实却包含着主办方的一片苦心——只有这样的豪华阵容,才可能尽快“圈粉”,让原来对戏曲无感的人“一见钟情”,让戏曲早日“回娘家”。

当然,戏曲的“回娘家”路还很长,还远不是几组豪华阵容、几场下基层演出就可以完成的,业界人士还需不断努力。 **王剑虹**

梅花白玉兰 盛夏送香来

“双奖”艺术家 将赴苏浙皖演出



■《敦煌女儿》剧照 祖忠人 摄

夏练三伏

本报讯 (记者 赵玥 王剑虹)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将于后天启动“东方之韵·剧荟江南”——长三角地区戏剧梅花奖、白玉兰奖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昨天下午,十余位沪上戏曲名家汇聚上海昆剧团多功能厅,参加此次实践活动的行前动员会。在未来的一个多星期时间里,上海的二十多位老中青“双奖”获得者将冒着高温深入安徽泾县红色文化地区、江苏南京江北新区、浙江宁波农村地区等地演出采风,并与当地艺术家同台交流。

近年来,上海戏曲艺术中心通过搭建各种平台,积极推动上海戏曲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民众,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年夏天,“中心”组织了旗下各院团的一批精兵强将远赴陕蒙三地与当地艺术家交流演出、参观调研。今年6月“长三角文艺发展联盟”成立,“中心”也把眼光放到了与上海同属江南地区、文化气质颇为相似的苏浙皖,此番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旗下的京、昆、沪、越、淮、评弹等院团的艺术家们将深入长三角,既是对去年“深扎”活动的延续,也是对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戏曲交流加强促进。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派出的阵容堪称顶级配置,有获奖无数的戏曲大家,比如年过古稀的尚长荣、蔡正仁等,有各剧种的领军人物比如茅善玉、谷好好、钱惠丽、梁伟平等,还有一大批年轻有为的生力军加盟其中,将为苏浙皖观众带来一场场戏曲盛宴。首场演出将于8月9日在安徽大剧院上演,节目单上不仅有蔡正仁的昆曲《邯郸梦·三醉》“红绣鞋”、茅善玉的沪剧《敦煌女儿·守望理想》、高博文、陆锦花的评弹《花好月圆》等海派风味戏曲节目,还有由安徽方面的艺术家们带来的黄梅戏《和谐四季》、黄梅戏《刘海戏金蟾·十五的月亮》、徽剧《徽州古韵》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戏曲节目。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谷好好表示,戏曲演员向来有夏练三伏的传统,现在上海的条件好了,但不能流失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好演员都是在舞台上拼搏出来的。谷好好认为,现在的中青年演员还需要多一点锻炼,多一点吃苦的精神,“功是练出来的,我们需要走出去、走下去,去深扎、去了解。”据介绍,这次主题实践活动在各地的演出将邀请一线的建设者走进剧场,还将深入农村与当地农民剧团同台演出,将名家云集、剧种荟萃的戏曲艺术送到百姓家门口,让中华戏剧返回民间,走向民众。

时至今日,中国的芭蕾舞团到欧洲巡演,依然会有不了解当代中国的外国友人,礼貌而谨慎地询问:“中国芭蕾舞也穿脚尖鞋跳舞吗?”每到这时,辛丽丽都会不厌其烦地耐心解释,并邀请对方来看一场演出,不论是“通行天下”的经典《天鹅湖》,或是改编自民间传奇的《梁祝》,还是具有浓郁海派风味又有现代感的《长恨歌》,都无不例外打开外国观众的“新视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中国芭蕾,却无不惊叹:“芭蕾舞融入东方风韵,居然这样独特耐看。”

昨日,在日程满满的第六届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赛事间歇,来自中央芭蕾舞团、上海芭蕾舞团、辽宁芭蕾舞团、重庆芭蕾舞团、天津芭蕾舞团等五大中国顶尖芭蕾舞团的当家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用国际通行的芭蕾舞语汇讲好中国故事。说起在欧洲等地巡演经历,上芭团长辛丽丽感叹道:“从不知道我们穿不穿脚尖鞋,到被中国芭蕾舞独特风韵所倾倒,我目睹了太多外国观众眼神从惊讶到惊艳的变化,真心让我感受到,我们带着中国芭蕾舞作品走向世界,不仅仅是去演出,而是扮演者文化使者的角色,将我们文化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

1959年,中国首家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诞生,1979年第二家——上海芭蕾舞团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有10个芭蕾舞团。现如今,广州、天津、苏州、重庆乃至甘肃兰州,纷纷成立芭蕾舞团。在60年里,中国芭蕾飞速发展。虽然在技艺上,中国芭蕾是以俄罗斯学派打下的基础,但在题材内容上,中国芭蕾从未放弃自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能量,注入中国芭



■辛丽丽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蕾作品。中芭团长冯英回顾,1964年开始,《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有中国特色的芭蕾舞剧一部部被打造,“在艺术上,我们始终坚持中国芭蕾自身特色,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芭蕾舞开始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灵感,《草原儿女》《沂蒙颂》《林黛玉》《祝福》为中国芭蕾带来崭新气息。现当代题材中也有出色的《敦煌》《九色鹿》等,中国芭蕾与时俱进,在传承技艺的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文化情感融入其中。2010年,越来越多的芭蕾舞团开始着力于编导人才的培养,挖掘民族性,渐渐树立中国芭蕾舞剧的标识度。辽宁芭蕾舞团的《八女投江》创排时,很多人不看好,觉得优雅的芭蕾如何“打鬼子”,但团长曲滋娇力排众议,巧妙保留了芭蕾的优雅唯美,并在英雄故事中挖掘人性情感。

其实,无论是西方芭蕾或是东方芭蕾,作为一门传递情感的艺术,若舞蹈中没有对人性的挖掘,不能引发情感的共鸣,充其量也就是一项技巧高超的“体育竞技”,用此届芭蕾评委乌丽安娜·洛帕特金娜的话来说:“如果不能看到人性的表达,或是带来思考,观众又为什么要到剧场坐3个多小时看一场体育比赛呢?”

本报记者 朱渊

辛丽丽:我们是舞者更是文化使者

芭蕾融入东方风韵让外国观众从惊讶到惊艳

文学与版画 天生是一家

金宇澄卢治平跨界交流展回归传统



我在现场

在福楼拜、大仲马、简·奥斯丁等欧洲古典名作里,小说总是与铜版画共生共舞,它们总是整体地呈现在观众眼前。昨天下午,由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上海长宁文化艺术中心主办的“文学与版画”——金宇澄、卢治平跨界交流展在上海虹桥当代艺术馆展出,展品涵盖插图版画及丝网版画近80件作品。

金宇澄,对外身份是《上海文学》的编辑,2012年以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而家喻户晓。除却小说字里行间的上海风情,读者们最有印象的,是书页中若干手绘地图,金宇澄说,这是自己身体力行地仿效古典小说的传统。因此,他写了写的故事,画了钉马掌细节;写了怎么割麦的故事,画了“打麦捆”分解图。在去年创作的《格列佛游记》主人公狼狽地被小人们拉进了皇宫,让大英图书馆的馆长看得忍俊不禁,后来这件版画被大英图书馆收藏。金宇澄说,从小没有学习美术的机会,

写作时却为自己的小说画插画。一来是有倾吐的欲望,不配图的文字不太完整。第二个愿望更“朴素”,要让读者感受到购买一部小说是物有所值。“我喜欢普希金作品里配图铜版画的线条,这份文配图的传统,我们如今的小说家似乎淡忘掉了。”金宇澄的画作是伴随着小说一起思考的,是让读者身临其境的场景,偶然画了什么觉得有趣,便在白纸上继续画下去了,有自己动手“倾其所有”的感觉。导演王家卫非常认可老金的艺术天赋,他在构思《繁花》拍摄时说,地图和插图非常具体,故事或许可以从金宇澄的画里开始讲起。

卢治平教授目前担任着上海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主任,也是上海半岛版画工作室艺术主持。

因为两位艺术家都是上海人,都经历过“下乡”。同样的年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记忆让这次文学与版画的碰撞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次展览对外开放至8月16日。 本报记者 乐梦融